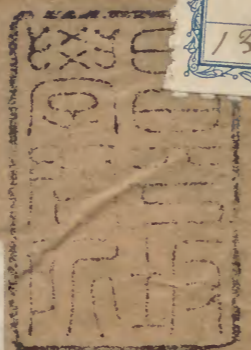


韓非子 六七

七  
13



館書圖京東			
一	三	七	諸子
八	冊	架	函類門

漢書明

不許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34
冊數	8 ( 3 )
函號	300 10

法家一考 共八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韓非子卷第六

解老第二十

淺草文庫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爲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爲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有德。德則無德。不德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賢無爲。無思爲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

制於為虛則  
不虛一語見  
道

為無思為虛也。夫故以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  
不忘虛，是制於為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今  
制於為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  
有常，不以無為為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  
上德，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也。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  
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  
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

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賢賤之差也。知交朋友

之接也。親疎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  
父宜，賤敬賢，宜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疎  
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為之，故曰上義為之而  
有以為也。

禮者，所以情貌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  
也。賢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論，故疾  
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  
之。禮者外節之所以論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  
人之為外物動也，不知其為身之禮也。眾人之為

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哀。君子之爲禮以爲其身。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爲情貌者也。文爲質飾者也。夫君

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樸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竝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爲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爲禮者。事通人之

喻察為明  
者之勞最真  
切

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

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而取緣理好情實也。故曰去彼取此。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

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富貴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弃理行邪僻則身死天動弃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天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弃

道理而妄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倚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弃道理而易妄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論人曰孰知其極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天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天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

自天地之剖判以至於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

老子有方而不割四句

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歿之命也。輕恬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立心不偏黨也。所謂光者。官爵尊譽。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誹詬窮墮。雖歿節輕財。不以侮罰羞貪。雖異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卽不成迷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

而反為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數也。今舉動而與天下為難。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穢。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察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

老子有治人無天莫若當

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是以蚤服

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



是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

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不見事極者，爲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也，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抵

也。抵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

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賢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人處疾則賢。賢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瘞疽。瘡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

治要不作而

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也。鬼不崇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崇者魂魄去而精神

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崇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而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蓄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內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

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鬪。逐北而民不以馬遠通淫物。所積力唯田疇。積力唯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人君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為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

唯人無羽毛  
所必資衣以  
禦寒也

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爲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痛禍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苦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憊憊則退。

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憊於欲利。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爲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

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爲近乎遊於四極。以爲遠乎常在吾側。以爲暗乎其光。昭昭以爲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成。得之以生。萬物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譬之若水。溺者多飲之。卽成。

渴者適飲之。卽生。譬之若劔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成。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成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

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者。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於常所。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至其

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為死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賢處靜。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

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閒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露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鬪之爪角害之。嗜慾無限。動靜不節。則瘞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弃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兇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

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兇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備甲兵。遠諸害。故曰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賢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



事也。盡如慈母之為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修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

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大小，有大小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為天下先，不敢為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益世，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為成事長，是以故曰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

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交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衛之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佳麗也。

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廩虛，而有以淫侈爲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劔刺之，故曰：帶利劔。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大姦

草考一  
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鐘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貨資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

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得於好惡。怵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而往。故曰拔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

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神不爲動之謂不脫。爲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絕。身以積精爲德。家以資財爲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爲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真者慎之固也。治家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故曰修之家。其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衆。故曰修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衆。故曰修之邦。其德乃

豐莅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修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  
鄉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  
一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  
天下吾美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第六終

韓非子卷第七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喻老第二十一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遽傳不用故曰却走馬  
以糞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  
蟣虱鷲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翟  
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  
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爲罪夫治國者以名號爲罪  
徐偃王是也以城與地爲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

大於可欲。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爲洩器。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憐於欲得，邦以存爲常，霸王其可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自害，則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爲足矣。楚莊王旣勝，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爲收者，瘠

也。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制在已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邦者，人君之輜重也。主又生傳其邦，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

又一本  
作天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爲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爲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而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越王入宦於吳。而勸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旣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

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知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起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於其易也。爲大於其細也。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曰白圭之行堤也。

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夫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病。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骨髓。湯

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待之。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君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

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  
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唇亡而齒寒。虞  
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  
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  
此二臣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  
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  
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昔  
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鉶  
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必旄象豹

胎。旄象豹胎，必不衣榼襜，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  
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  
爲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  
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勾踐入官  
於吳，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  
文王見罍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  
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官。武王之王也，  
不病罍。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  
也。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于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為君子器，不宜為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為寶，我以不受子玉為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不賢難得之貨。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為也，為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舞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篋。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

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豐年大禾，藏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后

乘字下疑訛

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闕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賢。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

逮于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在于臣。尚何以調于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顛。血流至于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顛之忘。將何爲忘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竝智。故曰不行而知。能竝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爲而成。楚莊王莅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右司馬御座而與王隱

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冲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爲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

杜子曰：臣愚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躋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

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賢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賢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太迷。是謂要妙。

說林上第二十二

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已為貪也。因乃讓天下於

証聖之良不  
經其矣

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於河。

此下多國策  
文字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為於僕與行事。孟卯曰。公不如為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為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公佩僕璽而為行事。是兼官也。

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請太宰曰。已

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之。猶蚤虱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復立諸夷置也

魏惠王為白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若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敵。晉不敵。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敵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慶封為亂於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

美句

之國則智伯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君不如予之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

秦康公築臺二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二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襲秦為

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輒行。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荆大說，許救之。甚歡。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荆王說，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敝，荆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

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許之而大歡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鷓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鷓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以我爲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

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子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問其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爲人之臣而又爲之客哉故

曰主人也君使出之

韓宣王謂穆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闕止而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爲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紹績昧醉寐而亡其喪宋君曰醉足以亡喪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彞酒者彞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有獻不飲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

一喻入神

〇〇



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  
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  
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  
不殺。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  
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眈其一目。奚如。君曰。  
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眈君。奚為不殺。君曰。不  
能勿眈。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荆王。駟之於  
欺人瞽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荆。犁鉏曰。假  
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遊。子必不生矣。失火  
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  
火也。今晉與荆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賢於  
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為嚴氏也。

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  
居一月。自問張譴曰。若子死。將誰使代子。答曰。無  
正重法而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

謹。因相公乘無正。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孟孫獵得麇。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麇。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

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麇。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爲君刺之。衛君曰：子爲之是也。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紂爲象箸。箕子怖。以爲象箸不盛。羹於土簋。則必

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紂為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人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

有趣味

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欲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

陳軫譽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即生。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則毋生。楊。至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

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  
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  
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  
灰而血。已血而衄。已衄而灰。已灰而土。反其土也。  
無可爲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母乃未可知也。吳  
起因去之。晉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  
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  
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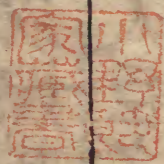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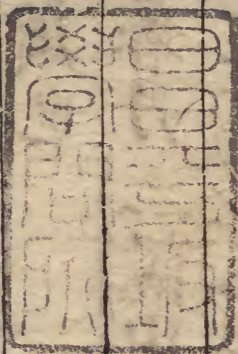
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  
子將有大事。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  
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惡者賢。美者  
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美者自美。吾不知  
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  
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  
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

出之其子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於  
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  
類也。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  
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  
去中山。其御曰。及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  
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  
之。曰。爲趙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荆。其好士

則同。其所以爲則異。公孫友自刑而尊百里。豎刁  
自宮而諂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自刑之爲則異。  
慧子曰。往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  
以東走之爲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韓非子

卷一

六

以東去之為限與好曰同事  
 意子曰對者東去後亦東去也  
 自若而論其公其自限限同其也  
 限同其也必為限與公將文自即而

天降王命

